

巡哨五布河

■高步明

新时代之歌

进入新时代，“河长制”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实践。因为有了“河长”，千万条哺育中华儿女的江河有了专属守护者。

1

若非受命担任五布河“河长”，这条渝南百姓的“母亲河”，于我便是一个盲区。其实，岂止是五布河，在巴渝大地上，常年默默流淌、不为人知的河流数不胜数。

我生性是眷恋水的。老家苏北河网密布，阡陌纵横，碧水盈盈，记忆满满。沿着潺潺流水的方向是遥远的故乡，一川烟草，几时光影，尽是清澈的模样……

盛夏，放学奔回家，扔下书包，提起木桶，便跑到河边。打水之前必定一个猛子扎进河里，非要把这清可见底的小河搅得波光粼粼才觉得痛快酣畅。至于捕鱼逮虾，那都拿到擒来不在话下，撒欢解瘾的同时，又能为餐桌添一道鲜口佳肴，岂不美哉。暑汛水涨，日头热辣，浸在清凉沁体的河水里便不想上岸，漂浮如扁舟，潜没似鱼鹰，好水性就这么泡出来了。

日沉，皎白的夜过滤掉喧嚣，星儿悄悄闪烁，清凉丝丝缕缕漾开来。细风在芦苇荡拂来拂去，却不忍触发出声响。蛙鸣慵懒，虫吟呢喃，小木船和竹篙轻轻平躺……河面在静谧中守候甜甜的期待，期待天边跃出的鱼肚白，水桶与河面的第一击碰撞，还有朝气蓬勃的我们，迎着新升的朝阳。

2

进入新时代，重庆警备区积极参与

生态文明建设，使我有机会担任“河长”，军民携手努力建设美丽重庆。

因公巡行五布河，恰值初春时节。长堤新竹一片青绿，巧逢好雨，荡起薄雾轻雾，河岸幽远。冉冉霭霭间，水色缥碧，如曳轻雾，江浪拍石，竹露滴响。我忍不住俯下身，捧一湾涟漪，品尝着这清软甘甜的河水，却无法想象，“她”也曾满身狼藉，遭人厌弃”！同行的护河志愿者刘欢娓娓讲述他与这条河共同的记忆。

双拱村四面环山，村民们与这条穿村而过的河相守相伴。多年前，刘欢毕业返乡，昔日的清水碧波、翠色欲滴变成了垃圾遍地、异味刺鼻，他心里是难言的疼痛。目之所及的刺痛，使刘欢生了拔刺疗伤的念头。恰逢当地政府发布“河小青”志愿者征集公告，刘欢应招成为村里第一个护河者。

刘欢保护母亲河的决心和信心是坚定的。任凭身后质疑声泛起，也丝毫撼动不了他护河爱河的信念！在刘欢的灵魂深处，五布河是村民们的根，她流淌着村民们世代世代真实且鲜活记忆。

决心已经下定，开局便是考验。盛夏汛期，河水暴涨，上游及河岸的垃圾布满河道，甚至挂上枝头，散发着腐臭……“再不采取行动，双拱村的饮用水安全、植被、渔业乃至整个生态链都将受到威胁，甚至波及下游水域资源！”红色警报拉响，刘欢和队友当机立断：人力下河，打捞垃圾。

刘欢的腰间、腋下捆绑上保护绳，左手提收纳兜，右手持钢丝耙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向竹林深处充斥油膜、泡沫和各种废弃物的漩涡而去。他屏住呼吸，手脚并用，缓慢艰难地向远处和深处行进。河水灌进口中，呛进呼吸道里，油膜、泡沫沾在头发上、皮肤上。他时而悬立水中，时而环抱竹身，时而屈伸扭转，直至把网兜塞满，然后小心翼翼上岸……连续作业4小时，刘欢身上的衣服干了湿，湿了干。

巡河之余，校园课堂、农户人家，刘欢奔走宣讲国家政策法规，传递生态环

保正能量；他亲自组织夏令营，带领学生们实地了解五布河的水域生态；他还号召渔民们积极加入护河队“巡河清漂”。不知不觉间，双拱村的“河小青”队伍不断壮大。

河岸青岚景如画，水波乡音唱和弦。“我们村的河又活了。”一腔热忱融汇故土河流，刘欢的爱恋点点滴滴播撒在这片河汉山脊的多情土地上。

3

告别刘欢，我们顺河而下。山谷僻静，鲜有车辆行人，山影随路转，身未动而心已远。来到东温泉镇，五布河在这里汇入长江，流向远方。

原来的时候，村民们只知道靠水吃水，乐享雨露，自然高筑起破坏生态的债台——有毒有害污水顺河排放，工业生活垃圾沿河倾倒，任意攫取植被，过度捕捞鱼虾……渐渐地，“绿色丝绸”不再彩绸华锦，摩肩接踵游人去，狼藉残红始觉空。

一路走来，走着，脑海中涌动着一桩桩20世纪的河流之殇——莱茵水系的瘫痪，神通川持续几十年的锡污染，多瑙河、泰晤士河抗生素大量超标……然而消失的不仅是涛声，加剧的不仅是干涸，生态恶变的循环一幕幕上演——地下水位降低，土壤盐碱化、气候恶化，多种生物濒临灭绝……根源治理，拯救生命之源已经形成人类共识！

随行的东温泉镇党委书记李晓秋感慨道：“‘管水治水’难在各部门、多地域，职责交叉、条块分割、监管缺位甚至空白。‘九龙治水’管不好一条河！我们需要每个人的力量，更需要上下游、左右岸、干支流共同的协作、发力。”

李书记言辞间透着爽朗的豪情和理性的思考。“‘河长制’是我们治理河道的一把‘金钥匙’！”他的语调抑扬起伏，越说越起劲，“从那以后，‘一河一长’全覆盖，巡河护河成为了常态！这几年，我们又持续开展治理污水的专项

行动，从聚焦水里，转变为水岸共治、标本兼治。”

这时候，与我们同行的老王——一名治水经验丰富的老“水利人”，翻出手机的一段宣传视频——

巴南区水利局监控室的屏幕上，一名妇女在河边淘米洗菜，离开时将红色塑料袋弃于河边。从发现情况、通达下传到清检处置，不到5分钟，畅通快速，干净利落！画面回转到监控室内，这里如同新闻直播间，墙壁上数十英寸的液晶显示屏，实时显示着全区主河道和水库的情况，每隔几分钟自动更新保存。河边的监控摄像头可以看清一公里内的情况。

老王补充说：“监控记录的画面非常清晰，甚至还能看到鱼虾游弋。有人说，这叫‘有了千里眼，没了水中忧’。”画面渐渐拉远——微波涟漪，消流绕田，层层青山，翠竹芊芊，村落人家窗明瓦亮，炊烟袅袅天上人间。

“群众以前是‘盼温饱’，现在可是‘盼环保’。”同行巡河的一位书记自信满满地说。

千百年来，人类逐水而居，因水而兴。大禹治水定九州，秦修都江堰，汉凿漕运明渠，京杭大运河绵延一千七百八十里；红旗渠、南水北调工程、三峡大坝……水运兴则国运兴。

一日奔波、一程洗礼。人水相依、城水相伴，山有亲情、水有诗意。一幅巴渝大地的“富春山居图”正徐徐展开。



往期美文
扫一扫，听“长征副刊”

青杠坡的火种

■魏永刚

记忆 怀念，传递精神能量

在黔西北连绵的大山里，青杠坡并不显眼。这里沟不深，山也不算高，不过是赤水河畔的土城镇不远处的一小山包。因为红军在这里战斗过，这座小山包就走进了历史。

这次战斗发生在1935年1月28日，红军与尾追之敌在此交战，虽重创，但未全歼。此时，敌人后续部队迅速增援上来，对红军侧背发起了攻击。中革军委果断决定，立即撤出战斗。红军连夜渡赤水河，揭开了“四渡赤水”的序章。

但也有一些红军因伤病留在这小山包，书写着另一种人生。我的思索，就从这些与队伍失散的红军开始。

何木林是红三军团第五师的一个班长。他左腿受伤，失血过多，昏倒在青杠坡。战友们都以为他牺牲了。战斗结束的第二天，他被冰冷的雨水浇醒，挣扎着爬起来，正好遇到两个上山的小孩。

两个小孩回去告诉了父母，天黑以后，孩子的父亲找到山上，把何木林背到附近山洞里掩护了起来。这位从江西会昌参加红军、又跟随长征队伍走过好几个省的红军战士得救了。

何木林活了下来，已属万幸，但要谋一份生活，并不容易。面对敌人的严密搜查，何木林知道自己说一口江西话，容易被认成是红军，只好装作聋哑，用手比划着在附近村庄打零工。这样有口不能说的日子，他过了十多年，一直到1949年县城解放。

今天的土城，建立了四渡赤水纪念馆，保留了许多红军战斗、生活的旧址，人来人往，十分热闹。那次，我在土城只小住两日。在晨曦微露、山风吹拂、万籁俱静的时候，我独自走上那条石板老街，心中想象着：当年那些红军失散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异乡僻壤，会经历怎样的孤寂和困苦？

中国革命的史册中，不乏这样令人动容的苦难凄凉的篇章。但更让我们的情感泛起波澜的是先辈对待苦难的那份姿态。

宋加通是另一位在青杠坡战斗中因受伤掉队的红军。一位老人把他藏起来，用土法为他疗伤，宋加通才渐渐好起来。身体刚刚恢复，他听说几十里外有一个淋滩村，也有几个与队伍失散的红军。宋加通拖着虚弱的身体，步行几十里路，找到这个村庄。

那时，部队已经走远，宋加通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、一名革命军人。到了淋滩村后，他找到这些失散的党员，秘密成立地下党支部。

今天，淋滩村的宋家老屋前面，立着一块石碑，上面写着：贵州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宋加通和那几位失散的红军就是在这里成立了秘密党支部。直到1938年，他们才找到上级组织。

何木林在困苦中展现出红军战士的情怀，宋加通在艰难中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本色。

20世纪50年代，何木林被认定为红军，政府每年发给他一笔生活补贴。在当时，这项补贴比他一年的工资收入还高。然而，一直到1979年他去世前，老人从来没有领过这笔钱！

今天的人们总在问“为什么”，何木林老人的家人回忆，老人常说的一句话是：我能多活这么几十年，已经比战友们幸运多了。

新中国成立之后，何木林和村里人一样在土改中分到街上的一处房子。但是，他的5个子女，有3个夭折，家里人口不多。当时他见有的邻居家里孩子多，住房紧张，便把自家的房子让给了邻居，自己带着家人搬到村边一处小房子居住。

在黔西北连绵的大山里，青杠坡并不显眼。这里沟不深，山也不算高，不过是赤水河畔的土城镇不远处的一小山包。因为红军在这里战斗过，这座小山包就走进了历史。

这次战斗发生在1935年1月28日，红军与尾追之敌在此交战，虽重创，但未全歼。此时，敌人后续部队迅速增援上来，对红军侧背发起了攻击。中革军委果断决定，立即撤出战斗。红军连夜渡赤水河，揭开了“四渡赤水”的序章。

但也有一些红军因伤病留在这小山包，书写着另一种人生。我的思索，就从这些与队伍失散的红军开始。

何木林是红三军团第五师的一个班长。他左腿受伤，失血过多，昏倒在青杠坡。战友们都以为他牺牲了。战斗结束的第二天，他被冰冷的雨水浇醒，挣扎着爬起来，正好遇到两个上山的小孩。

两个小孩回去告诉了父母，天黑以后，孩子的父亲找到山上，把何木林背到附近山洞里掩护了起来。这位从江西会昌参加红军、又跟随长征队伍走过好几个省的红军战士得救了。

何木林活了下来，已属万幸，但要谋一份生活，并不容易。面对敌人的严密搜查，何木林知道自己说一口江西话，容易被认成是红军，只好装作聋哑，用手比划着在附近村庄打零工。这样有口不能说的日子，他过了十多年，一直到1949年县城解放。

今天的土城，建立了四渡赤水纪念馆，保留了许多红军战斗、生活的旧址，人来人往，十分热闹。那次，我在土城只小住两日。在晨曦微露、山风吹拂、万籁俱静的时候，我独自走上那条石板老街，心中想象着：当年那些红军失散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异乡僻壤，会经历怎样的孤寂和困苦？

中国革命的史册中，不乏这样令人动容的苦难凄凉的篇章。但更让我们的情感泛起波澜的是先辈对待苦难的那份姿态。

宋加通是另一位在青杠坡战斗中因受伤掉队的红军。一位老人把他藏起来，用土法为他疗伤，宋加通才渐渐好起来。身体刚刚恢复，他听说几十里外有一个淋滩村，也有几个与队伍失散的红军。宋加通拖着虚弱的身体，步行几十里路，找到这个村庄。

那时，部队已经走远，宋加通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、一名革命军人。到了淋滩村后，他找到这些失散的党员，秘密成立地下党支部。

今天，淋滩村的宋家老屋前面，立着一块石碑，上面写着：贵州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宋加通和那几位失散的红军就是在这里成立了秘密党支部。直到1938年，他们才找到上级组织。

何木林在困苦中展现出红军战士的情怀，宋加通在艰难中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本色。

20世纪50年代，何木林被认定为红军，政府每年发给他一笔生活补贴。在当时，这项补贴比他一年的工资收入还高。然而，一直到1979年他去世前，老人从来没有领过这笔钱！

今天的人们总在问“为什么”，何木林老人的家人回忆，老人常说的一句话是：我能多活这么几十年，已经比战友们幸运多了。

新中国成立之后，何木林和村里人一样在土改中分到街上的一处房子。但是，他的5个子女，有3个夭折，家里人口不多。当时他见有的邻居家里孩子多，住房紧张，便把自家的房子让给了邻居，自己带着家人搬到村边一处小房子居住。



从这里走向全国胜利——西柏坡九月会议（油画）

李明峰作

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，铁血荣光

清晨，山间训练场。战士们跟着一位黑脸班长正在一圈接一圈地跑步。嘹亮的呼号声响彻训练场。这位班长奔跑的姿态，在战士们眼中，成为最美的风景。

这个班长叫侯长岭，他是战士们的偶像，最近还荣获了“中国青年五四奖章”。

说起侯长岭，第一个传奇就是他为啥当兵。“5岁那年，我吃了人生中第一桶方便面，那是解放军直升机空投的救灾物资……”谈起入伍的初衷，侯长岭总是心怀感恩。

侯长岭的家乡在安徽寿县，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他的家乡遭遇洪灾，是一桶桶方便面、一瓶瓶矿泉水，还有子弟兵们英勇“逆行”的忙碌背影，让乡亲们看到了生的希望。从那时起，从军报国的种子便在他幼小的心里扎下了根。

“当兵去，像他们一样保护人民！”脑海中反复浮现的迷彩梦，终于在2002年变成了现实。

2016年，鄱阳湖流域受台风影响，

青春逐梦

■谢菲 王雨蒙

水位严重超过警戒线，一听到部队要去执行防汛救灾任务，在家休假的侯长岭主动提前归队，请战出征。

鄱阳大堤危急，需要进行水下作业固定圩堤，他和战友们毫不犹豫，接连跳了下去……那一天，在抗洪一线，侯长岭真正实现了自己入伍时的愿望！

如今，侯长岭胸前已挂满奖章，这些荣誉都跟导弹发射密不可分。

新兵下连时，因军事素质过硬，侯长岭被选拔到某基地警卫连，第二年就当上了纠察班班长。每次参加演训，他的任务都是警戒站岗。远远看着导弹竖立在发射架上，侯长岭心里总是痒痒的！

“我要亲手把导弹送上蓝天！”为了这个理想，侯长岭报考了培训学校学习导弹专业，经过不懈努力，终于如愿成为了一名导弹操作号手。

那段日子里，侯长岭常常把自己关

在连队储藏室里埋头苦学。把导弹专业几十张原理图全部默画，写一本本作业笔记、一次次参加比武竞赛……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他终于拿到了导弹技术专业队伍的“入场券”！

一次，他担任发射任务技术把关，导弹起竖时突发故障，他果断叫停，迅速查看，不到6分钟便将故障排除。随后导弹准时点火，打出了该型号战略导弹的历史最佳成绩，他也因此荣立二等功。

作为任务现场把关组里唯一的“士兵专家”，战友们称赞侯长岭是发射场上的“定海神针”，可只有他自己知道，“惊险6分钟”背后积淀的是他作为一名导弹兵，数年如一日的奋斗和坚守。

这些年，火箭军部队对操作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。2018年年底，侯长岭所在部队迎来了换装转型的新机遇，服役满16年的他再次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。

